

波·列奧尼托夫著

第三病室

光明書局出版

第三病室

波·列奧尼托夫著

沈 小 嫻 譯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原書名 ТРЕТЬЯ ПАЛАТА
原著者 БЛЕОНИДОВ
原出版者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0

第三病室

著者 波·列奧尼托夫
譯者 沈 小 嫻
出版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一九五四年一月付排 定價 6,800 元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 1—5,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一號

內 容 介 紹

中篇小說「第三病室」，是描寫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中，一羣因受傷失明的傷員們的生活故事。他們在祖國和人民的關懷和幫助之下，克服種種困難，學會了盲人點字法，學會了專門技術，重返生產或教育崗位，實現了自己為祖國服務的志願，過着幸福的生活。另外，作者通過現實主義的心理描寫的手法，敘述了他們的動人的戀愛故事。

夜裏，庇托姆采夫上尉對自己的痊癒，失了信心。祇有睡夢，醇甜的睡夢，才能使他擺脫憂鬱的思想。可是睡夢徧徧不來。庇托姆采夫覺得自己的失眠很不好意思，因此隱瞞着同志們。他知道，季姆青柯中尉和葉高爾也夫中尉還沒有睡着，所以他就假裝睡着的樣子。有時還故意大聲地打着鼾。他仰天睡着，被頭半蓋着身子，想法跟煩惱的思想和失眠鬭爭。他聽到陀勃羅夫少校怎樣在夢中喊叫。他就用白天說話那樣的尖銳聲音叫喊着。少校叫喊的都是平常的話：『見鬼，砸了鍋子。』或是『要節約燃料。』戰爭並沒有把陀勃羅夫軍人化，他依舊還是個道地的和平時代的人。

庇托姆采夫一回想起戰爭，就精神百倍。在他腦海裏最常出現的，是最後一次作戰的景象。這次戰爭之後，對他什麼都完了——接着光臨的就是無窮盡的茫茫長夜。他把往事回憶了一遍，結果，還是回到失眠和不痛快的思想上來。要克服失眠，就要消除像

惡劣心境一樣的憂鬱思想。該想一些平靜的愜意的事情才對。

淑亞·菲堯陀羅芙娜！他清清楚楚記得她第一次在病室出現。她是由她的秘書陪着，在晚上剛吃過晚飯時來到的。她用溫柔親切的聲音問着好。從「同志們，你們好。」這一句普通的話裏，竟會使人引起一種新的感覺，好像給她喚回了這些字眼原來的新鮮意味。她靜默了一下——她的沉默是聽得出來的——接着依舊用同樣的聲音，平凡的字眼，然而給人一種不平凡的溫暖和慰藉，說：

「盲人協會派我到你們這裏來——我是女教師。我將要用白雷伊的盲人點字法來教你們。你們將會重新感覺到同世界的聯繫，並且心裏也會快樂起來。」

就在當天晚上，她教授了第一課。以後她每天晚上都來。她教得很清楚，從這一個學生那兒走到另一個學生那兒去。她好像在飛着，從來聽不到她的脚步声，而祇是感覺到罷了。這就同你潛入深水，當你的手足動作着時所感覺到的一樣。和她相映成趣的是米洛契卡和柳陀契卡兩人咯咯作響的高跟皮鞋和短促的脚步聲。

和淑亞·菲堯陀羅芙娜的接觸，是多麼愉快呀！她甚至沒有理會到底托姆采夫的心

● 路易·白雷伊 Louis Braille（一八〇九—一八五二）法國人，首創全世界通用的盲人點字法。——譯者註。

思，當她接觸到他的手或者面孔時的那種體驗。這一點庇托姆采夫自然不能對她說出來。爲什麼要對她說出來呢？雖然他永遠看不見她，她也永遠看不見他，但是，他還是希望黑夜快些過去，白天快些飛逝——因爲淑亞·菲堯陀羅芙娜是傍晚來的。送些花給她吧！可是，冬天哪兒去找花呢？在桌子上——他知道——有兩只種着無花果的大瓦盆。由於這兩盆無花果，他就連想到別的無花果，藤蘿、棕樹、叢林，無邊無際的叢林。他在叢林裏徘徊，直到徘徊得很疲乏、困憊，並終於沉入驚擾不安的夢境中去。他也跟陀勃羅夫少校一樣，在夢中叫喊着。不過他所叫喊的，聽去却是作戰的口令——他帶領着自己一營人在進攻。

早晨七點鐘，一個體育護士走進病室裏來。傷員們都叫她『女體育家』。她把門砰地一聲關上，使病室裏激起了一陣微風，接着發出了口令。

『同志們，上早操！』

『又是您大喊大嚷！』庇托姆采夫上尉醒來生氣地說。他用手肘撐起身來。『似乎，您知道……』

『除了您，病房裏還有別的病人哪！』護士睜着那對又大又圓的眼睛，嚴厲地瞅着

上尉說。

『我們可不是病人，我們是傷員。』

『那還不是是一樣。』

『腸胃消化不良，和作戰受傷——並不完全一樣。』

庇托姆采夫生氣地翻了個身；把柔軟的絨布被拉到了頭上。

病床都吱吱咯咯地響着。被吵醒的傷員們，都不滿意地、生氣地在床上翻來覆去。

『女體育家』對躺着的人們默默地望了一會，接着大聲地捲起了掛在窗戶上的、防空的藍窗簾。

病室裏並沒有變得更亮。因為玻璃窗上已蒙上一層厚厚的冰花。在黎明前深灰色煙霧背景的襯托下，那些窗上的玻璃就像被繪上密密層層的白漆一般。高懸在天花板下的那盞十五支光的寢室用的小燈，半明不暗地閃爍着。

起來上早操的祇有紅軍戰士彼特魯斯·波陀普利高臘。他在任何時候，並且對於一切總是很服從和聽話的。他就光着腳起來，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深深地打了個呵欠，隨後用左手搔肩膀、右手搔肚皮搔了好久。

『穿上拖鞋，省得着涼！』護士命令說。

『沒有關係，我並不冷。』彼特魯斯和善地微笑了一下。

『穿上！』護士堅持地重複着說。『不要打呵欠不要搔癢。開始！』

在昏沉欲睡的寂靜中，有節奏地發出重複的口令：

『吸，呼，吸，呼。』

彼特魯斯像拉風箱似的，努力吸入和呼出。他摹做着護士的動作。但是不能完全跟護士做得一模一樣。因為他那雙從小就累壞的短腿很不聽話：它們絕不能伸展得像護士那樣平穩，和地板平行，並且老不能保持平衡，總要往下落下來。

『沒有口令，別把腿放下！』護士大聲喊着。

彼特魯斯不會用一只腳站立。他毫無辦法地跳躍着，爲要使身體保持平衡，他還張開了兩手。

『跟您在一起，真是倒霉！』護士厭煩地揮着手說。

『您別着急，護士，我不需要這種練習。我從不用一只腳走路的。』

『噯，天哪，您這個人，問題不在用不用一只腳走路。您怎麼，真是……』

彼特魯斯明白，他很使護士傷心，因此他抱歉地眨着眼睛。可是不管他怎樣努力，他的腿總不聽話。於是他又好像是安慰護士，又好像是爲自己辯護似地，裝做天真地說：

『我的腿很笨拙……您瞧見了吧？』一面按次略微抬起他那雙不聽話的、像木頭似的短腿，指着說。

護士大笑起來。

『沒有關係，彼特魯斯，體操會創造奇蹟。會把你的腿改正過來。同時您的胃口馬上會健全起來，您將吃得很香甜。』

『我是吃得很香甜，有什麼就吃什麼，』彼特魯斯安慰她說。

早操做了十分鐘，護士把門砰地一聲關上後，走了。她做什麼都是粗手粗脚的。一天開始了。

一縷縷黎明的金黃色光線，透進了蒙着冰霜的窗玻璃。濃厚的冰花，漸漸變成透明，清楚地現出它那薄薄的一層。窗外，被冰凝凍得高低不平的河流和它兩岸的輪廓，像在雲霧裏似的若隱若現。河上面，低低地從亂糟糟的，灰藍色的雲層後面，懶洋洋地

湧出一輪沒有威力的冬日。

在門外那條把醫院劃分爲二的長廊裏，可以聽到看護婦們來來往往的、急促的脚步聲。她們叮嚀地響着茶具，正在那裏準備早餐。此外，還可以聽到護士長阿列克桑德臘·彼特羅芙娜的愉快動聽的聲音。她在發佈早晨的命令。

醫院裏一共祇有六個眼睛受傷的病人。按照眼科醫師——葉卡杰麗娜·妮柯拉葉芙娜·庫德利雅旭娃——的主張，把軍官和紅軍戰士們都安置在第三病室：『別讓我爲了這麼幾個人跑上跑下。』

在那間寬敞的病室裏，沿牆一排病床上，睡着紅軍戰士彼特魯斯·波陀普利高臘，和司機尼基塔·季托夫。軍官們的病床却橫放在病室裏。靠近大窗那兩排病床中間的寬闊走道上——放着一張鋪着繡花桌布的桌子。在桌子上——有二大瓦盆裝飾着彩色的皺紙摺成的、華美的結子的無花果。

季托夫掀開被子坐了起來，他那對沒有眼球的眼睛瞪向空間。他聚精會神地思索着，好像竭力要回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

『彼特魯斯，花澆過沒有？』他突然不安地問。

『剛纔和「女體育家」忙了一陣。我一會兒就去拿水來。』

『你老把一切都忘記，要知道，花是要枯萎凋謝的。』

季托夫傾聽着彼特魯斯的地步聲，直到病室的門在他的後面碰了一下，這才放心。

季托夫的綑帶在一星期前已經去掉。他認為自己已恢復健康。但是葉卡杰麗娜·妮柯拉葉芙娜爲了他『個人的家庭狀況』，不讓他出院，其實是因為每天早晨，季托夫的那對空洞的眼眶裏，還流出微細的玻璃粒子。

季托夫輕輕地用手指撫摸着閉着的、不動的眼皮。他隨便地說道：

『又是碎玻璃。很小很小的，像砂子一樣。但是它們打哪兒來的呢？』

當時季托夫好像受了猛烈的刺激似的顫抖了一下。起先他聽到尖銳的砲彈飛舞聲，在前邊飛揚着黃褐色塵土的大路上，突然看見一陣帶着火燄的，正向上冒的黑雲，同時又聽到汽車前窗玻璃破裂的叮噹聲。眼睛裏飛快飛快地旋轉着雙重圓圈的火星。四面八方都在旋轉着這種火星。接着一下子，什麼都消失了——雙重圓圈的火星，冒着火燄的黑雲，汽車，和他自己。

『唉，』季托夫嘆了口氣說，『要是現在能對着鏡子照一下多好：沒了眼睛，不知

是個什麼樣子？我妻子曾說過，我的眼睛很小——是綠色的。小雖然小，可是沒有它們，無論如何總是可惜的……」

「季托夫，你想到什麼啦？沒有眼睛不好嗎？請你告訴我們！我們還不知道呢，」
季姆青柯中尉笑着說。

他坐在床上。被子散落在地上。他把醫院裏發的那件黃色粗布襯衣的領子敞開着，露出他的鎖骨、和黝黑的胸部，綳帶已從眼睛上滑了下來，像個寬大的項圈似地掛在脖子上。

「說實話，」季姆青柯說，「我自己也很想照一下鏡子。那怕付出一大筆代價，我也願意！當我的母親愛撫我的時候，她老那樣說：『我的漂亮的孩子。』那時我從不去注意這一點：做母親的還少得了這樣說嘛！現在確是很想看看——到底漂亮不漂亮？那倒很有趣咧。」

「沒什麼可看的——反正很漂亮。所有的中尉都很漂亮。尤其是那崇高稱號的本質。不過上等兵也很漂亮，」庇托姆采夫上尉的沉重的低音，從被子下面雷鳴似的響了起來。

他突然像在彈簧上似的跳了起來，用力地伸了個懶腰，因此使骨頭的各個關節都吱吱地作響。

『不，且別說笑話，』季姆青柯中尉高聲地議論說，『眼睛在人的美觀上，究竟佔據怎樣的地位呢？人要是沒有眼睛，可不可以算「美」呢？』

『我的親愛的，』庇托姆采夫用男低音大聲說。『空着肚子研究哲學是有害的。剛才那樣做體操倒很有益。可惜你們都沒有起來上操。』

『不再跟您談正經了，』季姆青柯委屈地說。

『哼，正經。假如您喜歡談正經，那麼我來告訴您。阿普龍的美，就完全跟他的眼睛看得見看不見沒有關係。而他，當然是看不見的。因為他是大理石做的呀。』

『您認為這才是正經的談話嗎？』

『造物的創造決不只是爲了一種「美」。眼睛是需要的；爲的是用它來看，——它們有它們的真正的功能。自然，這也並不是否認有些人的眼睛是美的，有些人是醜的。我的右眼已經完蛋了，左眼呢，還不知道——將來是否能看得見。這正像算命賣卦的人

● 阿普龍是希臘傳說中的太陽神，是最健美的男子。——譯者註。

所說的，在乎兩可之間。但是請問：我這個瞎眼工程師，將用什麼去爲人們和自己服務呢？」

『請您原諒我，庇托姆采夫同志，您簡直是個頭腦不清楚的人。美和真正的功能，是兩回事。』

『不，我的親愛的，我不是個頭腦不清楚的人，我的思想是很正確的、具體的。』
彼特魯斯提着一茶壺的水，正澆着無花果。

『是彼特魯斯嗎？』庇托姆采夫問。

『是我，上尉同志。』

『請報告吧！』

『早餐很豐盛：細麥稀飯、牛油、小白麵包和茶。』

『不是這個，彼特魯斯。你說的都是吃的。唉，彼特魯斯！彼特魯斯！』庇托姆采夫突然換了愉快的男低音唱道：『「爲了這個彼特魯斯，我媽打了我一頓，噢噫，倒霉的不是彼特魯斯，他長着個白臉，黑色的鬍子。」現在，彼特魯斯，就像我教你的那樣報告吧。』

『是，上尉同志。』彼特魯斯並沒有轉過身來，依舊繼續澆他的花，一面就遲緩地、略微拖長着聲音報告說：『太陽還是像昨天早晨一樣：很明亮，但是不熱。』

『天空呢？』

『天空明朗，大概不會下雨。天空很像粉刷過一層藍粉，但在邊緣上——却是朱色的。』

『溫度呢？』

『我是不識字的。』

『那你該向當地的居民打聽一下，你這點總該知道，彼特魯斯！你這樣就當不上將軍。』

『庇托姆采夫同志，您真是個博學多才的人！可是彼特魯斯却是個文盲。一個多月來，我們一直緘默着。其實醫院裏有的是宣傳員，女社會工作者也常到我們這兒來，給我們唸詩歌，』直到現在還沒有開過口的工兵少校陀勃羅夫，用尖銳的聲音開始說。

●這是一個民歌，內容是一個女孩子和一個青年相會，事前沒有告訴母親，隨後給母親知道了，被打了一頓。——譯者註。

『譬如，我倒願意教他讀書，』葉高爾也夫中尉從床上起來，說：『不過受我的神經和刺激性所限制……加之我又不懂烏克蘭文。』

『我們今天請求米洛契卡或者柳陀契卡來教他吧，』庇托姆采夫建議說。『彼特魯斯，你比較喜歡誰？柳陀契卡，還是米洛契卡？』

『兩個都好，他們倒像一對雙生，』彼特魯斯大笑著說。

『他形容得很對，』葉高爾也夫中尉說，『他們的確像一對雙生。兩個都是淡黃頭髮，藍眼睛，臉色紅潤，衣着也一樣。所不同的，就是一個叫柳陀契卡，一個叫米洛契卡罷了。但事實上，這兩個名字，也是由一個名字——柳德米拉——拆開來的。』

『葉高爾也夫同志，您是個象棋手嗎？』

『是的，我會下象棋。您問這幹嗎？』

『對了，所以您的頭腦很善於分析。』

『庇托姆采夫同志，您怎麼老不厭倦挖苦人家？』陀勃羅夫嘲笑地說。

『我是個所謂堅韌不拔的人。厭倦不是我的本質。』

『竟是這樣浪費精力！真叫做白費口舌。』